

谨以此书献给我身边溜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

恋上一只鞋

又又花·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alling in Love with a shoe

Falling in Love with a shoe



恋上一只鞋

又又花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恋上一只鞋 / 又又花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99-2983-5

I. 恋... II. 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8036 号

书 名 恋上一只鞋
主 编 又又花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江山华
责任校对 兰 花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983-5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女人是怎样的动物	1
第二章 生活,一场邂逅	3
第三章 再见亦只是再见	13
第四章 复职变奏曲	23
第五章 落日咖啡	37
第六章 穷追不舍	56
第七章 你是我的摩西吗?	72
第八章 爱情,就像魔方.....	88
第九章 此是路过,还是特到?	103
第十章 是谁弄丢了青春?	120
第十一章 我们,回不去了。	135
第十二章 检验爱情	155
第十三章 依然 Cinderella	176
第十四章 听,谁的脚步声?	193

第一章 女人是怎样的动物

001·女人是怎样的动物？女人 8 岁，男人要编故事哄她睡，女人 18 岁，男人要编故事哄她和你一起睡，女人 28 岁，男人绝对装傻倒头就睡。

我今年 25 岁，应该怎么睡？

我叫李晓曼，两个月前，我是名电视台记者，因详细报道了某派出所民警冲撞市民一案，结果，我被相关领导彻底结果了，托此洪福，我有幸过了两个月猪一样的生活。

事实上，我就是属猪的，失业的日子里，我总能睡觉睡到自然醒，却不能数钱数到手抽筋，整天想着打劫机器猫，幻想着他能帮我实现梦想，QQ 签名也改了，由先前的“good good work, day day up”，改成了“look look work, day day sleep”。

我在想，如果一觉能睡到六十岁那该多好，醒了就能拿养老金……

这明显是在做白日梦，天上只掉陷阱不可能掉馅饼。现在，我的生活一团糟，吃饭，房租，交通像三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想生活得先找工作，找工作就上智联招聘啊，这话听着耳熟，这不是句广告词儿嘛，我忽悠自己啊，网络这玩意儿就跟兔子雄雌难辨一样分不清真假，聊聊天还挺实在，想当年大学那会儿，生病都不看郎中，上 QQ，不看药效看聊效。在各大求职网站转悠了几天，无半点佳

音，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忽悠人没商量，还是梦想照进现实回归社会吧。

我琢磨着啊，做记者的这段日子里，我和兄弟们大街小巷地窜，锻炼了我的小腿，也锻炼了我脸皮的厚度，不管往哪大洋里一搁都足以成就一座人工岛。现在，咱当不成记者了还能做点别的，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三百六十行，行行通罗马嘛，我就不信天生我材没有用了。

我拿着该死的简历顶着大大的太阳满街跑，穿梭于各大写字楼，可我的运气实在欠佳，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吆喝走人，外企的 HR 们说我没经验，我说当年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啊，你们凭啥要我有工作经验，HR 们摆摆手示意我可以 go out 了，我倒是脸不红心不跳地夺门走人。掏心窝子说，我还真没想到工作会这么难找，这个城市不是整天说扩大就业了吗？得，敢情阳光都照别人身上了。

想想这生活啊，总是有太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有错有对，有好有坏，有惊喜也有失落，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写的铅笔字，写错了用橡皮一擦就没事，生活若是铅笔字该有多好。那用什么来擦？青春吗？多么纯真美好的傻 B 想法。

好吧！我承认，生活不是铅笔字，那生活是什么……

第二章 生活，一场邂逅

002·虎哥打电话跟我说老地方老时间唱老歌时，我正往空中抛硬币决定明天干啥，正面睡觉，反面睡觉，要是掉地板缝里了，我就趴地上抠出来继续睡大觉，这么说来，我的身上的的确确存在着猪的某种潜质。

不能怪我，投了两个月的简历都跟打水漂似的，有去无回，就算我自信得跟尼采似的，也不可能对这样的打击无动于衷吧。

虎哥说：“丫的别睡了，出来活动活动。”

我敢打赌，他说这话是左右晃着脑袋甩着头发的，这家伙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并视长发为宝贝，虎哥曾对我信誓旦旦地说过，谁敢动他头发，天皇老子也不会放过。

我在电话里嘟嘟哝哝地推辞，不是我不想去，而是我已被老台（我们电视台台长）炒鱿鱼，再浑水摸鱼下去定有人说我脸皮厚站着茅坑不拉屎，再说，我确实累了，筋疲力尽，不想和他们瞎折腾。

刚来台里实习没几天的大学生小邱补充道：“晓曼姐，快来和我划拳哦。”

“拉倒吧你，”我寒碜他，“就你吗？和我玩？肯定是孔子搬家——输（书）多。”

“晓曼姐，你一定要来噢！！”

没等我再次拒绝，小邱挂了电话，最后一个“噢”字春意十足，“噢”得我浑身打颤。唉！没有工作已多时，没有男人也已多时！

我还是去了 KTV,实在是想念虎哥和小邱,关键是虎哥在电话里说有惊喜给我,这当然得去,虎哥嘴里的惊喜八成就是新街口影城电影票两张,这阵子全球都在风靡李安导演的《色戒》,据说还有高难度特技表演,全民戒色嘛,我当然义不容辞。

到 KTV 时,发现虎哥订的竟然是豪华包厢。我说:“虎哥,你是吃错药了还是脑袋被门夹了,这一晚就得上千吧,再开瓶洋酒上个果盘,一月工资没了,你就使劲儿奢吧你。”

虎哥奸笑了一下便拥着我推开了包厢的门,只有小邱一个人端坐在角落,用不算沙哑的声音唱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歌伤人,谁听谁想哭,感叹万分,人生不过 one game,one dream。

我甚是好奇,问虎哥:“你不会想撮合我跟小邱吧,我这老牛不爱吃嫩草的。”

虎哥白了我一眼就转身离开了包厢,不一会儿,他领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只见这男人下巴俊俏,眉毛浓密,眼睛细小,鼻子高挺,嘴唇微薄,皮肤紧致,屁股结实,双腿修长,白色 Armani T 恤,Levi's 501 牛仔裤,Dior 黑色墨镜,打扮甚是精细奢华却毫不矫作,堪称极品,像极了漫画里迷死千万花季少女的男主角,待我投去色迷迷的眼光时,这小子竟然羞涩地低下了头。一个萌男人,极品,绝对是极品。

虎哥介绍说:“晓曼,这是我朋友,今晚交给你了……”

什么交给我了?我是走失人口申报中心吗?还是,我看起来像大慈大悲普救众生的菩萨?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

虎哥把这男人向我这边一推,说:“他叫丁毅。”

“丁毅?就是……这个……那个……”我的口吃病又犯了。

虎哥将头发一甩,点头,意思是我想的都对。

003·我做记者时，对此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东了如指掌，你让我说出一百个酒店老板以及那些公子哥的名字，我也能如数家珍，丁毅的老爸是世界花园酒店的董事长，刚刚猝死，死因还在调查中，他老爸无其他男儿，自然而然地，这个 32 岁的年轻男人就继承了他爸上亿的资产，以及旗下的连锁五星级酒店，还有即将开业的房地产公司，近期便要召开房地产公司的首批项目新闻发布会。

可这些关我什么事儿呢？八成又是虎哥的阴谋阳谋。

虎哥原名孙虎，今年 28 岁，双鱼座，和所有双鱼座的男生一样，心细，爱啰嗦，有情有义，对待爱情死心塌地。两年前，他的老婆赵琦死于一场车祸后，便发誓终身不娶，力求终身不育，不过在我看来这诺言很难兑现，除非他把老二的口水射到墙上。

虎哥爱生活，爱拉芳，还爱搞突袭，大事小事均找我商量，棘手的更当仁不让丢给我，我被老台结果也是拜他所赐。

几个月前，虎哥也像今晚这样，神秘兮兮地把我骗到某高级餐厅，然后带来了一个男人，此男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微胖，戴着眼镜，左脸颊有一处明显的伤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活像个通缉犯，我吓得两腿直哆嗦，心想虎哥你真够猛的，黑道白道全使上了。

这个伤疤男不是别人，就是派出所那个冲撞市民的民警他爸，好像是什么财政官员，我因为报道了他儿子的事，导致组织找他“谈话”，所以来找我谈判，希望我把黑描白，把恶描善。

伤疤男先对我还算客气，说什么我的前途无量，有需要他可以给我一定的帮助。

我说这事儿已经一五一十报道了，要是反悔，这不是搬砖头砸自己脚嘛。

说完我向虎哥瞅了几眼，虎哥啊虎哥，我平时没招惹你吧，你怎么就这般无情无义把我往火坑里推。

我起身说：“对不起，张先生，我先失陪一会儿。”他的儿子姓张，这个伤疤男必定也姓张。

我拉着虎哥进了女厕所，在梳妆镜前补妆的穿着金色小礼服的时尚女士，看我拉了个男人进来，一声尖叫，仓惶落逃。

“虎哥，你干吗带他来找我，你到底算不算我的兄弟？”我劈头盖脸地问道。

“妹子，你知道他是谁吗？直接找我们台领导，说要把那节目给咔嚓了。”虎哥一边说一边双手交叉，做着杀手动作。

“那就咔嚓呗，老台是老佛爷，征询我的意见，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嘛，老台就把这担子直接推卸到你身上了。”

老台，今年五十岁左右，家境优越，事业发达，秃顶，啤酒肚，他儿子还在读高中，据业内人士透露，高中毕业后读个北京电影学院啥的没一点儿问题。

“老台的意思是什么？”我继续问虎哥。

“这个……，这个……，”虎哥支支吾吾地说道，“晓曼，你是知道的，老台也很难做……”虎哥在台里工作已经四年，我才来两年，他比我更能看透人心，分辨是非。

“你跟我还有啥好保留的？”我鼓励虎哥说下去。

“首先停止报道，其次公开向那个民警道歉，说其实是市民殴打值班民警……”

“胡扯！”我怒不可遏，“你当民众都是愚民吗？这不是大清，拜托，猪脑子想不通用屁股想也行啊。”

虎哥说：“这个张老头子是我们电视台的财神爷，老台都不敢得罪他。”

我明白虎哥的意思，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让我昧着良心说话，我可不干。拜托，我还想积点口德。

我把头一摇：“停止报道可以，道歉不行，让我说谎，更是没门。”

那个被殴打的市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现在还躺在医院，头部缝了十二针，除非我眼珠子被狗吃了，否则一切免谈。

我从厕所回到座位后，老张还坐在那，我真想上去骂他个祖宗十八代，你他娘的老母要是被人家揍了，你会不会摊摊手认了？

我一坐回沙发，老张便开口问道：“不知李记者考虑得怎么样了？”

“张先生，我唯一能做的是停止报道，其它的，恕我无能为力。”大不了一走了之，自古名人多劫难，何苦为了功名昧了良心。

老张起身，一瘸一拐走了出去，如同来时的一瘸一拐，等走到门口时，回头向我射来了犀利的目光，那眼神仿佛告诉我：你会后悔的。

结果我真的后悔了，失业当晚，我被几个大汉半路拦截了。

004· 那晚，我跟虎哥、小邱等几个兄弟喝了两杯。你问我喝了几杯？一杯晕两杯倒三杯又搂又抱。不是我不能喝，是心情特颓废，五脏六腑全挤兑在一块了。啥？你说啥？你问我爱你有几分？还有这闲工夫，月亮代表我的心呗！

虎哥这样寒碜我的：“你丫就这点量啊，不能喝就别装了，快回家上电线杆吧。”

我接话道：“谁说我不能喝了，老板，再给俺上两瓶娃哈哈，要蓝瓶的。”

虎哥说我真醉了。我说没,你看我精神着呢,说着说着,拿起桌上的液体又整了两杯,刚下肚,就觉着这身体起了变化,下面撑不住了,憋得慌,得!回家上厕所!

他妈的生活,不是催人泪下就是催人尿下!

我一边头晕目眩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手指着天上的月亮骂:“老娘我今天失业了,你丫有种掉下来砸死我啊,不敢了吧,我就知道你不敢,牛什么逼啊,窝囊废!”

说着说着,月亮没了,再定睛一看,几个人高马大面目狰狞的男人挡住了我的去路,前面一片黑暗,足以见得这几个男人的高度和宽度,我说:“好狗不挡道,老娘我要回家先扫射后扔地雷,你们快给我让开。”

这几个大汗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经过三秒钟的思考,我恢复了清醒,顿时,冷汗直下三千尺,一摸裤兜没带纸,惨了,惨了,祸不单行,那边刚失业这边就遇见马贼了。

我双手抱胸作惊恐状,问道:“你们想干吗?”

“你说我们想干吗?”

我当然知道你们想干吗了,可我才 25 岁就被这般待遇,实在不值,怎么办?怎么办?喊人救命肯定不行,估计嘴一张开就被拿下,然后撕我衣裳啃我腮帮,我得拖延时间,想办法自救。

我继续问:“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想干吗?”

“这小妞,嘴皮挺厉害,哥们,上!”

我说:“我给你们钱,你们别动我。”

这两个哥们说:“要什么钱啊,我们要你奶子。”

够直爽,小女子实在佩服,这般待遇,不值也得值了!

正当我准备咬舌自尽悲壮地告别这个世界时，一个英雄出现了，大汉们被这个英雄噼里啪啦地三下两下就结果了，我在一旁呐喊助威：“揍他，揍他，揍他屁股……”

英雄大喊：“你嚷什么嚷！还不快走，走！”

“好，好，我走，我走，英雄，你贵姓啊？他日，小女定当登门拜访。”

“快走……”

我掉头就跑，一溜烟跑到了家，定睛低头一看，脚丫子露在了外面，再仔细一看，我的鞋掉了一只，天，刚买的鞋，算了算了，丢了一只鞋，捡了一条命，值了，值了。

005·伴着KTV昏黄的灯光，丁毅看着我，我也看着丁毅，这相公好像在哪见过，这结实的肌肉还有这让人垂涎三尺的身型轮廓。

我嘀咕着：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标致的人呢？

（《西厢记》第二章“借厢”中，张君瑞在见到莺莺后没头没脑地说道：我真不信天底下哪有这样标致的人儿？）

虎哥看我发愣，问道：“又犯花痴了吗？”

我向虎哥吐了吐舌头，拉着他出了包厢，这次没进女厕所，直接在过道上我便问了：“阴谋阳谋，从实招来。”

“这都被你看穿，”虎哥很直接地说道，“人家点名要你做访问。”

“为什么？”我问。

“谁知道呢，有钱人的价值观呗，”虎哥答，“这场子也是他包的，够气派吧。”

你奶奶的，我被你们仨男人给活活骗来的啊！

话说这时，丁毅走出了包厢，向我这边走了过来，小邱像个小太监

似的低头哈腰地跟着。

丁毅先用 220V 电流电了我一下，接着用沉稳的声音说道：“李小姐，那就拜托了。”

他的话让人很难拒绝，他不像一般的富家子，让人觉得目空一切，相反，他让人觉得亲切，没有距离感。

我问道：“为什么要做访问？”

你老爸刚死，不关门哀悼反而大张旗鼓庆贺，有悖常理。

丁毅不紧不慢地说：“为了打败红枫房地产公司，我和他们在争夺一块地皮，我们想借助媒体的力量扩大宣传。”

这是公司宣传的渠道之一，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丁毅在电视上出现，肯定能提高公司的知名度，老板长得如此俊俏，小女孩，小少妇必将成为他的粉丝，严重点的还能成为“钢丝”，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这些粉丝应该叫意大利面，简称“意（毅）面”。

他怎么找到我了？虎哥没说我已经丢掉工作了吗？真是奇怪，我们电视台还有好多记者，像我这样的，相貌中等却聪慧伶俐的一箩筐，何苦认准了我呢？

我说：“我考虑一下，丁先生，我其实已不在电视台工作了。”

说完后，我的脸像火烧了一样，低下了头，我不好意思说我被老台给辞退了，原因是我没能按照他的指示来做。

“李小姐，这个你别担心，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随时回来工作。”他说完后用右手抚摸下巴，他的下巴很完美，像芒果一样幼滑。

“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可以继续回去工作？我对找工作已失去了信心，即将投入保健品行业，为中国的经济添块砖加块瓦。

“是的，”丁毅继续说，“请相信我。”

我将低下的头重新抬起，目光正好和他的眼神相撞，他的瞳孔很黑，脸型狭长，但不会觉得像驴脸，鼻梁很挺，但不会觉得突兀，真是个尤物，老天不公平。

“我考虑一下，丁先生。”我转移了目光，如果再定睛于他脸上，我估计我会毫不犹豫说：好的，没问题。试问谁会抗拒一个如此俊俏男人的邀请呢？

006·丁毅出于礼貌开车送我回家，他的车是卡宴 Turbo 4.8，这又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这车和他外表给人的感觉一样，年轻、稳重、不显摆也不隐涩，真正的绅士和有气魄的男人才会懂得车并选择适合自己的车，那些暴发户只会开着宝马招摇过市。

车子到我楼下停住，我望着楼上的窗户漆黑一片，我解开安全带，说：“到了，谢谢。”

“谢我什么呢？”他反问。

“嗯？”

“你说要谢我，谢我什么呢？”

我本以为他不会再说话，或者说几句“改天见”“保重”之类的客套话，没想到他会问我原由，我又何尝不是在说客套话，除了谢谢还能说什么？难道说今晚的月亮很美，或者说你身上的古龙香水很醉。该死！我的舌头又打结了。

我将安全带解开放好，看见了车内卡宴标志，说：“你知道吗？我还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豪华车，所以谢你咯。”

他笑了，是会心地笑，笑的时候伸出右手摸自己的芒果下巴，这应该他习惯性的动作，右手的小手指上有个戒指，一个标准的贵族，一

个标准的钻石王老五。

“只有这些？”他好像得寸进尺哦。

“没了，我一天只谢一次。”我调皮地伸出舌头，推开车门，下了车，说实话，今晚的月亮真的不错，是约会的季节，若是牵着恋人的手徜徉在月光里，定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可惜不是我。我向丁毅拜拜手，客套地说了句：“再见！”

“何时见？”

“噢？”

“你说再见，我们何时见？”

“何时？”

“明天早上，八点，我来接你，可以吗？”他问。

“这么早？”我习惯性地反驳道。

“那就是同意和我见面了，”他在车内手舞足蹈，说，“那就九点好了，九点，我在这等你。”

“喂～喂～”没等我说完，他的车子已经离去。

第三章 再见亦只是再见

007·第二天,我被三个电话给吵醒了,显然,我的睡功还没练就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一个电话是林姐的打来的,她比我大三岁,新婚燕尔,夫婿是个商人,大学毕业后,她先在银行上班,后来脑袋一热,辞了铁饭碗跑去一个巴掌大的公司卖起了保健品。

林姐早就劝我别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找个正当的职业,穿着合身的套装,踩着走起路来嘀嗒嘀嗒响的高跟鞋,屁股还要左右摆动,这样冠冕堂皇地在这里混,至少能嫁个好人家。我不想吗?我也很想啊,可事情总是不尽人意,报道个事情也能被辞职,我还真是孙子。

林姐在电话里喊道:“李晓曼,你给我快起床。”我问:“为啥?又没事儿干吗起床?”林姐先骂我是猪,接着这才说了原因,说她所在的保健品公司正在招人,让我过去看看。“卖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吗?我不适合啊。”我实在不忍心荒废了早觉。林姐说:“跟你做记者是一样的,嘴皮子厉害就行。”是吗?我嘴皮子厉害吗?听谁曾这样说的:当官是一门身体艺术,讲究的是吃喝嫖赌,作记者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这听着像在说相声。

反正今儿没事,去看看也行。林姐让我八点半准时到。我问林姐现在几点?七点半啦。她说完挂了电话。

我对着已被挂掉的电话说:再睡十分钟,就十分钟。